



生日最后的礼物

文 / 蒋振东

三年前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了老家的电视台。从小就向往城市的我，留在了北京，去了一家报社上班。

很快到了农历 6月 23日，是我的 24岁生日。

读中学以前，都是父母提醒我，明天是你的生日了。然后第二天早餐我就能吃到鸡蛋和小米粥，晚上是面条加两个荷包蛋。

读大学的时候，生日则成了同学们之间改善生活的节日。同宿舍的甚至同班的好多同学都帮你记得，送份小礼物就可以大聚一下，喝点小酒，十分开心。

如今上班有了收入，更应该好好过一下。所以，我早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那天早晨，在去上班的路上，我还在想，中午潘铭和曾志一定会过来吧，我们在学校就是铁杆朋友，还有梁京他们，如今也都留在了北京。

上午在班上我一直想，中午他们来了我也不能喝太多的酒，下午还得继续上班呢。

中午，他们真的没来。我想，反正晚上时间更长，喝酒也没人

管了。5点一下班，我就跑到超市买了好多白酒、啤酒，还有鸡鸭鱼肉，回家开始忙活了。

6点半，没有人来。在路上吧，我想。

7点钟，没有人来。快到了吧，我想。

7点半，我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还没人来。不会是堵车吧，我又想。

在等待盼望中过了8点，还是没有人来。该不是忘了吧，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号码拨了一半我就挂断了。要是他们真在路上，多等一会儿也没什么。问题是，假如他们忘了，根本就没来，我总不能说我今天生日，饭菜做好了，你们过来吧。那可真没面子，多不好意思啊！

我继续等待。

9点钟还没人来，我开始自己喝酒了。或许他们在加班或者忙得忘了吧。我给自己解释。

等待中到了11点，肯定不会来了。“真不够意思，哪怕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也行啊。”我差点要骂出来了。

盼了好长时间，难道生日就这样过去了吗？我越想越气，越气越急。

就这样，时间到了11点55分，这一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很不甘心。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寻呼台，呼了一下自己的号码。小姐让我留名字时，我没有留。

11点59分时，我的呼机上显示了：一位不愿署名的朋友祝你生日快乐！

这条信息至今还留在我的呼机上。

北京悲歌

文 / 蒋振东

我和红结婚是在两年前的冬天。那时候红刚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工作，我已经参加工作 1 年了，在一家报社做编辑、记者。我们的结合是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那种：郎才女貌。朋友都这么说。

红和我是同乡，年龄相差 1 岁。在老家的时候，两人就认识。我曾想向红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腼腆的我还是没有开出口。后来，我在北京参加了工作。红第二年也来到了北京，我一直相信，这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

我和红的学校距离只有三公里的路程。我特地买了辆旧自行车，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要踏车去和红一块儿吃饭，每到周末我便骑车带着红去看录像去郊区爬山。我在学校里是有名的“作家”，我的许多作品除被校报和广播站使用外，也被许多报纸、杂志刊发，红便不惜余力地四处收集，然后再给我配上音乐朗诵，录在磁带上。用我们二人的话说，那时候的天总是很蓝……

红说我的品德非常得好，我们在恋爱期间，我从来没有对红提出过过分的要求，虽然我们也像那些谈恋爱的人一样拥抱和接吻，但是没有一点出轨行为。我是一个特传统的人，我要等到新

婚的那一天。红就特别地感激我。

我们的结婚是在河北老家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举行的。新婚之夜我们两个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都为找到依靠而泪流满面。婚后回到北京，又把各自的朋友聚在一起吃了顿饭。

我和红每人月收入都是 2000 多元，这样的收入生活虽没有负担，却也不太宽松。我们自然没法子与别人相比较。由于单位没有分房，一日三餐，租房，交通，尽管我们把开销压至最低限度，一个月下来，存款仍是所剩无几的。红便劝我，我们都很年轻，奋力拼搏大干三年，先买套分期付款的房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生一个孩子，我点了头，我为有这么一个通晓情理的妻子而高兴。我在暗自想：除了工作之外，我可以多给报刊写点稿子，每月也可再多收入近 2000 元。

开始的一年我们是幸福的，尽管生活很简朴，但每逢节日什么的，我都会买花和小礼物送给红的。红则以温柔和勤快相回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我出差去外地的时候，再忙每天都不忘给红打电话报平安，“汇报”一下异地的风情和生活习惯。红总是叮嘱我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自己，少喝点酒，甜言蜜语自不必说，小两口情意绵绵，有说不完的话，惹得不少同事都对我们羡慕不已。

事情是随着红的工作变化而变化的。由于台里的改革，推出了许多版块和栏目，红也由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了一档节目的主持人。策划内容、写串词、化妆，再到直播现场拿起话筒，虽然节目只有 30 分钟，但红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一切忙完后已到了晚上六点多钟，累得筋疲力尽还得再换乘两次公交车回家洗衣、做饭，紧张又繁琐的工作让她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起初红还为回家晚不能及时给我做饭而内疚呢。一次节目做完后，制片请他们几个人一块吃饭。以前由于工作和性格的原因加上刚结婚，红很少在外面吃饭。这次同事们的聚餐，让红感觉到了许多以前很少或根本没有享受到的感觉。

餐毕，制片开车顺路带她回家，当车行至我们租住的“小家”时，她礼貌地让制片进去坐了会儿。制片开玩笑地讲：“像你这样的‘明星’嫁给企业家多好啊，房子、车子不什么都有了嘛！”我应付着说是是啊。红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她可是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档子事的。钱只是薄薄的纸，但它对这个世界坚硬无比的作用却人人皆知。

红开始倾情地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她想尽快把业务水平提上去，把节目做好。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凡事力求完美，要做就要做好。半年多以后，她的节目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这个时候，她也差不多把节目做得游刃有余啦，并参与主持一些晚会和知识竞赛之类的节目。由于她的主持风格比较活泼加上形象也很俊美，深受观众的喜爱，名气日渐升高。

我的工作倒是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每天按时早9点上班，晚5点下班，中午在单位吃饭，偶尔领导给点任务就出出差。不同的是，随着老婆工作的繁忙，回家的时间常常很晚，做饭的机会相对来说少了许多，自然，我把这活给揽了过来。夫妻陪伴过日子，理解是第一，多干点家务，也是情理之中，我无怨地干着。

红每天上班和下班都要换乘两路公交车坐21站才能到达单位和家里。每天耗在车上的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一次红挤车时，背包被扒手给划了。是在下车拿月票时才发现的。月票、钱包、呼机、身份证和昨晚写的节目策划书都“飞”了。好心的乘务员同

情她才没让她补票。更让红气急的是走到电视台门口时，连出入证都没了，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打电话让同事把她“带”进去的。

回到家后，红第一次对我发了火。老婆每天的“旅途”，生活，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为了能弥补对妻子的歉意，我除工作外也勤奋笔耕 每月能收入 2000 多元。为了能早日兑现和妻子定下的买房子的承诺，我更是戒了以前每天都要抽的烟和每天都要喝的酒，但偶尔还是要带妻子去吃一顿以前谈恋爱时经常去吃的“麦当劳”还有“肯德基”。因为我们都是外地人，没有什么背景和基础，加上所在的也不是什么高薪单位，跟别人相比，自己欠妻子的简直太多了。

红发火时我抱住她一声不吭。稍后，我一个人唱起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从恋爱到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合唱这首歌：“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地实现……”曾经我们一块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天气特别得冷，我抱着红唱的就是这首被红认为可以取暖的歌。

一次，台里和一个企业合搞一档节目。红在单位忙乎了好几天没顾上回家。企业的经理是一位年仅 30 岁的年轻人，手里提的是笔记本电脑，开的是白色宝马车……红想到了自己的破窝和自己每天上班挤车的情景，心中不由一酸，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回事。

慢慢地，红见了世面，心中就有了比较，总觉得自己嫁得太亏了。吃不香睡不稳，干什么都有一搭无一搭的，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其实还跟以前一样，甚至更勤快，回家更早了。但在红看来是怎么看都不顺眼，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给我说的话明显在减少。

我也察觉到了红的变化，但就是想不通，红是质朴的，这种质朴难道竟真的抵不住生活的考验吗？我相信，给我几年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房子、车子都会有的，不是吗？每个小小梦想都能够慢慢地实现……

真正让我伤心的是在最近发生的事，我去西安出差，当我带着买给妻子的礼物赶回家时，妻子竟没有多看一眼。晚上当我把想念之情说给红时，她闭着眼，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并拒绝了我的做爱要求，而且一连几天都是一样……

连续的失眠，使我们俩都心力交瘁。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换成任何一个男的也会这么做的。

就这样，红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搬了出去。房子是我帮忙找的。我们的分开只有几个朋友知道，甚至远在老家的双方父母都一无所知。我希望有一天她会回心转意我们毕竟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她是爱我的。她不是有了什么外遇才这样，可能是最近心态有问题。我想。

一行温热的泪，从我的眼角渗出。在这个形单影只的夜晚，我突然那么渴望和人相守，相守一生的平凡岁月。

街上的行人个个喜气洋洋的。天气预报说，今晚北京多云转晴，很冷——最低零下十五度。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都能够慢慢地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声音是从屋角的半导体里传出的，我站起来又坐下。

红一定能够听到，我想。

别怕, 我们的爱情正在天上飞

文 / 崔浩

我从家乡的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偷偷地留了一封信给爸爸妈妈, 然后溜出家门北上石家庄市去打工。爸妈一直反对我外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难免遭遇坏人或者爱情骗子。我在信中对爸爸妈妈许下诺言: 事业未成, 绝不奢谈爱情。

几经周折, 就在我伤心失望无数次之后, 终于有一家声讯台肯录用我了。虽然工资少得可怜, 只有每月 400 元, 完成任务后才有一点点安慰性质的奖金, 但我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们的老板——一位 30 多岁自称刘姐的女士笑眯眯地对我说: “花菲, 看你眉清目秀的样子就知道你没吃过苦受过罪, 做声讯小姐可不像你想像的那样不受风吹雨淋, 每天只动动嘴皮就可以了。要想做一名优秀的声讯小姐你就必须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不但能忍受所有的粗话脏话, 在对方对你破口大骂时即使你在心中也对他大骂出口而嘴上必须做到不动声色不带一丝怨气地向对方解释并请求他的原谅, 明白吗? 每一位打进电话的顾客都是我们的财富, 如果你得罪了一位顾客而让公司的收入减少, 对不起, 你

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花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当然明白刘姐的意思，现在的情况是求职者多而职位少，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必须牢牢抓住。我也知道我惟一的优势就是我甜美的声音和敏捷的应变能力，所以我对这种不见面的谈话方式很有信心，既然大家谁也看不到谁，也就不存在年龄和相貌上的问题了，谁的声音好听谁就会有可能会赢得胜利。

之声讯台打电话的人形形色色，但几乎无一例外是男性。他们或出于苦闷而无人倾听，或因工作原因而无人说话，或干脆是为了解闷，这些人还好对付。最让人头痛的是一类无聊的借机寻找发泄的顾客，他们的问题往往不堪入耳，开门见山地就往两性关系上引话题。没想到我第一天上班就遇到这样一个顾客。

电话一响，我在第一时间内接起：“喂，你好！我是珉君（我的艺名，台里要求每个人都用艺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电话另一端传来一个男人放肆的笑声：“珉君，一听你的声音就让我想起我的初恋情人。我的初恋情人皮肤光滑，床上功夫可不一样，而且叫起床来也非常动听。我就想听听你是怎样叫床的！”我心中火起，脸羞得通红，我连和男孩接吻都没有过，怎么会……我一言不发地挂断了电话。按照规定我们是不能主动挂断电话的，结果我被刘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强忍住泪水向刘姐表示下不为例。

台中的每一个小姐都有被气哭过的经历，好在慢慢地我们都习惯了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时间一长，我们之声讯台的每一个小姐都会有自己一批比较固定的客户，有一些熟悉到一听对方声音就知道他是谁。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我们的真名和之声讯台所在的地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和他认识时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周末时本来顾客就多，但他的声音低沉有力，听上去让人感到舒服和信赖，再加上一上午我接到的都是很正常的电话，所以心情比较好，而他又不像别的顾客那样一上来就嬉皮笑脸、而是用低低的声音问我：“小姐，你每天都为别人排忧解难，自己有没有烦恼？”只是轻轻的一句话，就使我一下子对他产生了好感。是啊，我们接到的电话大多是一上来就向我们诉苦的，很少有如他一样问起我们的苦与乐来。我心中一颤，也用柔柔的声音对他说：“先生你好，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工作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可能为你们服务，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当然同样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也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能告诉我你贵姓吗？”

“我姓史 你不要叫我史先生 叫我小史就可以了。”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想什么问题，“我叫史何，这可是我的真名实姓。你，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姓名吗？”

我想也未想：“史先生，你叫我珉君吧，这也算是我的真名吧！”史何却一言不发地挂断了电话。真是一个怪人，我想，打进声讯台电话的人恨不得把所有的话都说完，史何却因为没有告诉他真名而气愤地挂断电话。我也有些气呼呼地想：我和你连萍水相逢都不是，凭什么告诉你我姓什名谁！

就在我快要忘掉史何这个人的时候，他突然又打进电话指名要和我通话。接通后我还以为是哪一位老顾客，不料他自报姓名后我半天未想到他是谁。还是史何主动说出了自己：“我想你早已忘了我，我却对你念念不忘。我是史何，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史何。恐怕在你的老顾客中没有这样的名字吧？”

看来史何对声讯台还有些了解。我忙解释：“史先生你误会了，

其实我一直记着你呢，只是刚才太突然了我没有心理准备！今天你想聊些什么呢？”

史何笑了一下：“不用这么虚伪地解释，没必要！我只是想和你谈谈我自己。我是一个打工仔，来石家庄市已经有三年了。我的家乡在河南，高中毕业后我雄心万丈一个人赤手空拳闯天下，原本指望有朝一日能有一番作为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没想到三年后的今天和三年前的我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我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当一名业务员，每月只有300元的底薪，拉的广告越多提成就越多。可是现在广告这么难做，从哪里能拉来那么多的广告呢？每天我都为生存而奔波忙碌，甚至连给家乡的父母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其实也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没有心情没有颜面写，我能向父母说些什么呢？在异地他乡打工的委屈和辛酸，还是每天都会遭遇的不平和白眼？算了，父母已经够为我们担心的了，何必再去给他们增添担心和牵挂呢？”史何的声音哽咽了，我正想尽我所能安慰他几句，史何却匆忙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又挂断了电话。

我怅然若失，心中最柔软最不能触动的地方被触及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经历，自己打工所受的委屈和不公，想起父母在家中的牵挂和呼唤，想起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石家庄打工，每天除了在这间小屋子里不停地接听电话以外连上街去和外界接触的时间都没有，我的泪水不听话也不争气地流了出来。莫名其妙我对史何产生了这样的好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颗心竟有这样小小的愿望，希望史何会再一次打电话过来。

可是一连半个月没有史何的声音。我有些着急，史何会不会离开石家庄市呢？连我自己都惊讶自己的担忧，为什么会对比史何

念念不忘？

史何终于打进电话了，他用急急的声音向我解释：“珉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出差去北京跑成了一批生意，有了一笔不少的提成，你高兴吗？”

我有些欣喜若狂：“太好了，祝贺你的成功！能给我说说你的北京之行有哪些收获吗？”我的声音大得有些出奇，让周围的人侧目而视。

史何兴奋地说起了北京的各个好玩之处，说到兴奋处史何随口说道：“以后有钱我带你去玩，好吗？”忽然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忙又补充说：“我只是假设一下，你没有在意吧？”

我的心怦怦直跳，心中却有一个声音在高叫：快说呀，史何，我不会在意的，一点也不在意！但我很快用理智压制住了自己失常的情感。我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这种声音中的恋爱的真实性；我不是不承认爱情，而是不敢想像两个一无所有的打工者，用什么来喂养需要金钱包装需要时间浇灌需要用心呵护的昂贵的爱情呢？

史何吞吞吐吐了半天，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星期日有时间吗？我想请你看电影。虽然我没有很多钱，但请你看一场电影还能承受。”史何的热情只换来我冷冷的三个字：“对不起！”然后我主动挂断了电话。史何，你又何必自寻烦恼呢？既然你挣钱不多，就不必打这种每分钟高达1元的声讯电话，这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一上午我心乱如麻，好几次说错话让顾客不满。我这是怎么了？

史何的电话却更加固执地打进来，每次他都要我听话。声讯台规定不能拒绝顾客的点名要求。史何越是紧紧逼迫，我反而越是退缩。终于我厌烦了他的穷追不舍，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史何，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每月为数不多的工资能支付得起高昂的电话费吗？你有能力每天给我打半个小时电话吗？别再浪费自己的金钱了，实话告诉你，我的男朋友是一位公司的大老板，他有钱有车有房子，他每天给我打 10 个小时的电话也不会心疼。你能吗？”

史何沉默了，他一句话没说就放下了电话。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我真的是那种人吗？晚上回去后我一个人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别怪我，史何，我不是不想爱，也不是不敢爱，只是怕爱来爱去也只是一个无望的结果。

史何一连消失了三个月。我以为他彻底死了心，心疼的感觉也已经过去，我正试着忘掉史何。就像即将过去的冬天一样，一切的伤心和不快乐连同寒冷会一起消失在永远蔚蓝的天空。而天空高远明净，永不过问人间的是与非和爱与恨。

我现在仍记得那一个细雨纷飞的春天的早晨，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史何打来的。他只喂了一声我就听出了他的声音，原以为该失去的已经不再存在，现在才知道该刻骨铭心的依然刻骨铭心。史何的声音充满了激动和急促：“珉君，我现在知道了你是在欺骗我，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你如果有那样一个有钱的男朋友你就不会在声讯台打工了。相信我，珉君，我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我有许许多多的感情供你挥霍。你知道吗，珉君，这三个月我没有休息一天，每天都不停地奔波拉广告，三个月我攒了 3000 元。从现在开始我每天给你打 10 个小时的电话，1 个小时 60 元，10 个小时就是 600 元，我可以一连打 5 天电话给你。三个月换来 50 个小时的爱情时间，珉君，我不会太多的甜言蜜语，实在没话可说时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不过我也不会几首歌，最喜欢也是唱得

最拿手的一首是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我现在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别说了，史何，求求你别说了。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以后你叫我花菲，不要再叫我珉君了。”我当即请了两天病假，病的不是我的身体，是我的心。在这个充满冷漠的城市，如我一样孤独的打工者又有几人不渴望爱情的呵护，又有谁不希望能有人和自己相依相偎用体温和关怀来相互取暖。可是这种不真实的恋爱能有多少的可信度，而与一个未曾谋面的人谈论爱情是浪漫大于危险还是好奇多于幻想？在流行网恋的今天我却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一次电话之恋，不过最起码我们还能听到对方的声音，这比起网恋来就又更多了一丝真实性。

我一上班就听见几个同事对我说起史何：“他打电话就快要打疯了，每天至少打 10 遍电话问你在不在？你可要小心一点，别陷了进去！”我不忍心看着史何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部扔到电话费中，就将计就计答应了他见面的请求。我只给了他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约定周日上午 9 点至 10 点之间在人民商场的门口见面，却又虚晃一枪声称如果我们能在没有任何对方特征的情况下，在茫茫人群中认出对方就证明我们有缘。史何听出了我的用意，但还是高兴而又爽快地答应了。

在人来人往的人民商场门口，我一眼就认出了正在东张西望的史何。我佯装不认识他与他擦肩而过。10 点过后，我从商场里出来时史何还傻傻地站在门口等，他焦急的脸上写满不安和紧张，仿佛是因为他没有发现我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躲在暗处心乱如麻，大脑中有一个声音不断地重复问自己：要不要出去见他，你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11点，史何的脸上布满了绝望。他开始拦住每一个他认为是我的女孩问人家：“你是不是花菲？是不是？”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遭遇了不少白眼和谩骂的史何仍不死心，12点，他确认这样去问每一个人一定不会再有结果时，史何忽然不顾一切地唱起歌来。我听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是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史何唱得非常投入非常动情，他流着泪认认真真的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看着史何伤心欲绝的样子，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残忍的刽子手，亲手杀死的不仅仅是史何的真诚和爱心，还有自己的爱情和梦想。在史何第三遍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时我再也忍不住从背后跑到史何面前：“别唱了，史何，别唱了！我投降了，真的，你赢了！”史何泪痕未尽却笑逐颜开：“花菲，我知道你会来，也知道你就在附近。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成功了！”史何当众把我抱起，用力旋转起来。一时间我感到天旋地转，原来两颗心的真情碰撞是如此美妙如此让人亦喜亦悲。旋转中，我听见了周围人们喝彩的掌声。对于爱情，人们是可以宽容一切的欢笑与泪水以及一切的反常与失态的。

我常常这样问史何：“在这个城市我们都是朝不保夕的打工者，我们靠什么来养活我们的爱情呢？”史何笑着指向天空：“别怕，你看我们的爱情正在天上飞呢。我们的爱情在声音中相遇，现在我把我们的爱情放在天空中谁也够不到的地方保鲜起来，永远新鲜可口，永远不会腐烂，保质期是一生一世！”

史何将双手合拢放在嘴前，用力向天空大喊：“我爱你，花菲，我爱你！”然后史何温柔地对我说：“听见了吗，花菲，我们的爱情正在天上愉快地飞翔呢！”

爱在天南地北的日子

文 / 崔浩

我一直不敢去见静儿，因为我欠她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务，2000年石家庄市最炎热的夏天，静儿借给我10元钱，我至今未还。

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第二建筑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按照建筑行业的规定，大中专毕业生第一年到公司必须下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亲身体验一下实际操作和课本上的知识有何不同之处，也为了让初出校门的学生更快地掌握实践经验。我被分到了一处高层住宅工地，短暂的培训过后，我就和其他工人一样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进入工地开始了工作。

我最先学习的是绑钢筋。绑钢筋就是将混凝土内部错综复杂的钢筋用细铁丝绑扎起来，确保在浇灌混凝土时钢筋不会错位。绑钢筋看似简单，但真要做到既节省铁丝又绑扎牢固也不容易。工人们都知道我们这样的学生不出一年就会升为技术员、工长或者项目经理，所以对我们格外客气，从不把我们当作真正的学徒工。但越是这样越学不到真本事，我吸取了在钢筋队的经验教训，两个月后当我到灌浆队学习混凝土浇灌时，我隐瞒了自己是学生的真相，一心一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小工，踏踏实实地学习真